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五

僖公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惠王十八年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文公十四年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桓公二十七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桓公二十三年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於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

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於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

獻公十八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弑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文公主伯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於殽襄公繼伯是年敗狄於箕

衛

文公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穆侯十六年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謬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三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丕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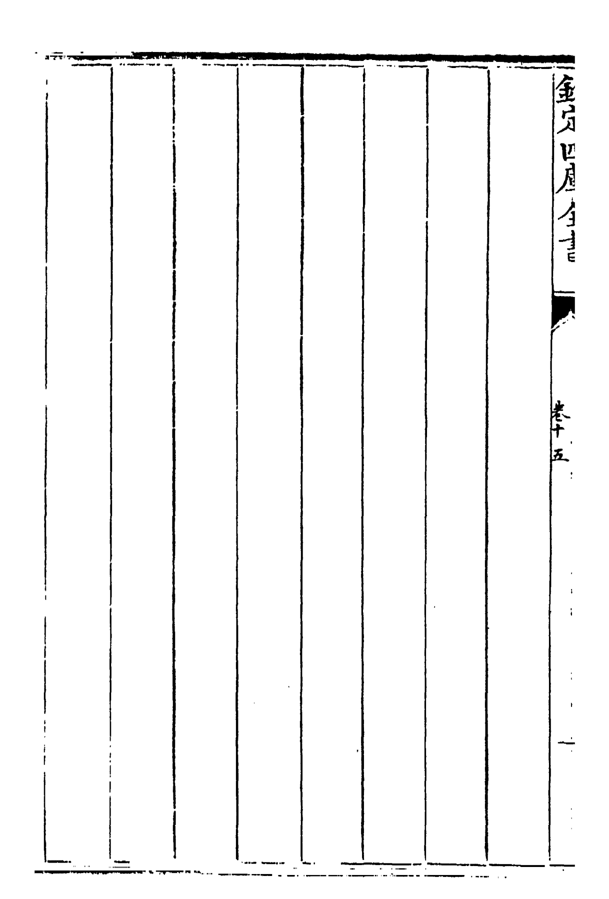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郳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 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五

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僖公者閔公庶兄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臣繼君猶子繼父

穀梁傳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不書即位未行即位之禮也在禮諸侯臣諸父昆弟故閔僖之嗣位不以兄弟相及爲義而禮如子之繼父傳稱臣子一例明此義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曹伯公羊穀梁俱作曹師按下城邢書曹師則此作伯左傳丈誤也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

公羊傳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

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據叔孫豹次雍榆先言救今後言救者豹爲臣當先通君命此諸侯故先言次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　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録其本意）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小國卿將稱人不得稱師稱師則是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

救急辭也次緩辭也邢之患狄亟矣桓公合三國之師兵力有餘而宿師聶北坐視其潰故稱師書次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

國非拯急恤困之道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公羊作陳儀後同杜注邢地今直隸邢臺縣西有夷儀城俗謂為隨宜城是也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意自欲遷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非若宋人

遷宿滅不復見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是向聶北之師重言師者若不因前事更來城邢也美齊侯之功也

諸侯救邢不亟邢遂奔潰書邢遷于夷儀而齊師

緩不及事之罪著矣復序城邢之師者以齊桓志義終有救患之功也蓋始緩於救邢聖人不以功掩過卒能城邢亦不以過掩功此春秋定功過之權衡也不曰城夷儀者邢既遷則夷儀即邢國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傳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先書薨則似夫人至夷而死然後齊人以其喪歸諱言夫人為齊人所殺也　其以歸薨之也

夫人薨不書地書薨于夷明不得其死也以歸之義胡氏安國程氏迥皆謂齊以喪歸魯然以歸之後越百七十日而喪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如杞伯迎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於魯如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以此斷之

蓋殺之於夷而以喪歸齊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言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

楚人伐鄭荆始書楚

左傳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荆自莊公之世敗蔡伐鄭皆舉其號惟來聘改稱人至是伐鄭稱楚人者蓋時兵衆地大駸駸乎將

與齊晉爭衡諸侯畏之故舊史皆稱人而孔子不革俾論世者有考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羊作打杜注宋地陳縣西北有檉城陳縣今河南陳州州境有犖城即檉城也

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羊作纓杜注邾地當在今山東費縣南

左傳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杜注邾地當在今山東費縣界魯有亂邾使戍虛丘公恐邾受姜氏故要其歸師敗之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内也明魯之勝

楚人伐鄭齊桓召諸侯謀之將以救鄭此義舉也

公與邾人同會未兩月遽以詐敗邾師於此見僖

公無安攘之誠矣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

乃既會而掩其歸師非禮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

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羊作

挐穀梁作麗杜注魯地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杜注汶水北地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也今山東寧陽縣境

公羊傳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内難以正謂拒慶父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

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涘水涯時慶父在汶水之北慶父聞之曰嘻嘻發痛聲此奚斯之聲也諸已諸已皆自畢語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輈經而次輈小車轅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欺也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

而相搏搏手搏也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非愼戰之道莒人受賕責賂而以季友主此戰書敗獲何也莒固有罪魯若責以大義使自知不直而還師則善矣至於兵刃既接又以詐謀擒其主將豈以禮止亂之道哉王者之師不貴幸而勝不貴幸而獲此春秋之志也小國之大夫不名以獲於我故名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傳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公羊傳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夫人身為淫亂與弒二君齊桓既正其罪魯人亦

當以大義絶之乃復請其喪而齊亦聽之書曰至自齊交譏之也孫邾薨夷皆書夫人姜氏而喪至則削其姓何也正其罪於臣子迎集之時亦不宜以夫人之禮治其喪也使齊桓當日能拒魯之請即其死所而葬之則義得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杜注衛邑朱子詩經集注楚丘在滑州今直隸滑縣東隋衛南廢縣即古楚丘城也案此楚丘之在北者與戎伐凡伯之地不同

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建國謂之封衛舊國以君死國滅故

言封不書所會後也因魯後至不及會期故獨言城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 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仁謂存亡國道謂上下之禮

齊桓合諸侯以城楚丘而封衛功莫大焉春秋略而不序何也封國天子之大權非諸侯所得擅也

然則城邢何以序三國之師邢國未滅自遷而後城之無專封之嫌衛滅復封此非有天子之命不可書法所以異也或謂不舉諸侯者齊桓以伯命令諸侯各自受功魯奉齊命從本國往非與諸侯同行故不得書諸侯義亦可通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姜氏薨于夷夫人氏之

喪至自齊其誅絶之義明矣及其終書日葬書小君書謚更無所貶者此亦春秋端本澄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作夏陽晉始見經下陽杜注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平陸縣東北又三十里為故下陽城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晉大夫屈杜注地生良馬何休謂屈産為地名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産泉垂棘地名今出美玉自晉適虢途出于虞故假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臣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杜注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在今山西河津縣東北顛軨杜注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鄍杜注虞邑今山西平陸縣東北有故鄍城先是冀嘗伐虞至鄍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誑其心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逆旅客舍也言虢遣人分依客舍掠晉邊邑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

之且請先伐虢（喜于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
也（晉主兵而先書虞惡貪賄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
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
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
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見謂見于）

心也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貨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

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宫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還復往故言反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盖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

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畧（明達之人則言必簡要愚者不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

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晋人爲伐虢之謀主兵者晋也而先虞於晋以虞爲首惡也晋非假道于虞不能越境出師而虞公貪賂爲晋所愚忘脣齒之義戕兄弟之邦春秋蓋深罪虞之滅虢并以自滅也故先書虞師以著其罪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下陽既失則虢不能自

保虢亡則虞不能獨存一邑也而重若國然變文書滅以見虞虢之滅由于滅夏陽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公羊作貫澤江杜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云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新息今河南息縣是也貫杜注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貰字相似今山東曹縣西南蒙澤故城即古貫國也

左傳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始來服齊

公羊傳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

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黄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楚人伐鄭勢陵中原而江黄在楚東北境為其與國桓公謀楚不先服江黄則無以制其肘腋故因其遠來而與定盟服楚之慮周矣惟宋與盟不欲重煩諸侯也

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豎貂也多魚杜注地名闕齊桓多嬖貂于此始擅貴寵漏洩軍事爲齊亂張本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杜注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今河南靈寶縣西稠桑驛即其地也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傳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為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楚人兵勢浸彊比年凌鄭若非齊桓有召陵之舉則執宋公盟諸侯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書人書侵惡楚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

有志乎民者也

每時書不雨傳以為閔雨者以文公之篇自十有二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以累時而後書者為慢於民事而不以不雨為憂則知每時而一書者為勤于民事而以不雨為憂也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若直書不雨則旱不必言矣

徐人取舒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泗州北

有古徐城相傳爲徐偃王築舒杜注舒國廬江舒縣今江南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

公羊傳 其言取之何易也易者無守禦之備

舒者楚之與國魯頌曰荆舒是懲則荆與舒比而爲列國患久矣徐人取舒爲齊桓挠楚也按徐偃始稱王故春秋外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舒本附庸之國舊服于楚徐人取以自屬先儒以爲滅而書取誤矣

六月雨

左傳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公羊傳 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傳 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周之六月夏正建巳之月也萬物始盛得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則是月之雨尤為可喜先書三時不雨蓋未雨而閔憂民之憂此既雨而喜樂民之樂君國子民之道也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已循省

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葢天人相與之際其感通有不爽者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陽穀杜注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今山東陽穀縣東北有故城

左傳秋會於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末者但言會不言盟桓公曰無障谷無障斷川谷耑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無貯粟有無當相通無易樹子

樹立也無易嘗立之子無以妾爲妻時桓公功德既盛諸侯咸從故不用盟但告誓而已穀梁傳穀梁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端玄端之服搢插也笏以記事者也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按左氏謀伐楚也自北杏之會至是二十餘年諸侯從齊然必待江黄再會而謀始定何也荆楚盛彊憑恃險固雖合諸侯之師未易深入其阻而制其死命惟披其肘腋附從之國使之内附然後諸侯聲罪致討楚不能無内顧之憂所以陘亭之師

甫至而遽受盟也桓公欲蓄諸侯之力故江黃二會皆就近而與宋公主之先儒乃謂大會而末言鑿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子友穀梁作公子季友涖公羊穀梁作莅

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莅者位也約誓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

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謂舉國為主此

內外通例故重見華孫來盟

孫良父來盟及荀庚盟之下

涖臨也受命而往涖非大夫之專盟也陽穀之會

魯君未與故齊侯使人來尋盟而季友往涖以聽

伐楚之期而受命焉經書涖盟者四惟此盟佐齊

謀楚有輔霸之善非他盟比矣

楚人伐鄭

左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孔叔鄭大夫曰齊方勤

我棄德不祥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矣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檉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計也

附錄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侵蔡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杜注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今屬河南郾城縣

左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馬牛風逸蓋末界之微事以喻齊楚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太公呂望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履所踐履之界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于無棣穆陵杜注齊地今山東臨朐縣東南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無棣杜注齊地伏琛齊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今直隸鹽山縣即古無棣也縣南有無棣溝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於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穀梁傳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遂繼事也次止也

前此數會皆謀伐楚而兵先加于蔡蓋以楚勢方張稱兵遠伐楚人夙備以逸待勞未可以得志蔡近于楚帥八國之師以震之其橈敗可必也俟蔡既潰而後移師以向楚出其不意俾倉卒不暇爲謀而又先之以文告整兵次陘示齊無必戰之心

楚有可從之道是以不戰而受盟也然陘亭之師實不足以慴楚故既盟之後滅弦伐黃陵暴如故但不敢復逞志於陳鄭耳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 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于外與在國同

諸侯卒于外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而許男但書卒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蓋召

陵地在潁川故遇疾而歸遂卒於其國耳傳乃謂實卒于師而不書易事之實以爲襃貶春秋無是法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召陵杜注潁川縣也今河南郾城縣東有召陵故城）

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

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杜注山在南陽葉縣南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

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温中國不絶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怗服也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于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序次也績功也桓公之功績莫大于服楚

穀梁傳　楚無大夫無命卿也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無自專之道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内桓師

也來者內辭也內桓師故言來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而桓公服楚之志猶未大遂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屈完書名氏蓋齊桓心畏楚彊因完受盟有辭以退故假以爲名也完不稱使以楚使如師本以覲

齊之彊弱未嘗有必盟之意而其權在完也盟于召陵者退師召陵而後與之盟欲以禮柔楚也或曰前書屈完來盟後書盟于召陵而不列序諸侯與楚大夫為桓公諱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羊穀梁作袁）

左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當有供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屝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虎牢鄭邑）執轅濤塗

公羊傳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草棘曰沛漸洳曰澤）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

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轅濤塗陳大夫恐齊師歸取道于陳沮之使其東行致誤軍道固可罪矣然齊桓不能反求諸已思

陳人所以厭苦之故增修其德而遽執濤塗以逞其忿不特桓德之衰而管仲之器小亦於是乎見矣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左傳 秋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傳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内師也

齊人既執濤塗憤猶未平以江黄近陳故使魯及二國伐之觀此則伐楚之師江黄不會蓋用之以

為犄角之勢明矣或謂書及者蒙上齊人之文蓋齊及之也然考經所書他國再有事必書遂此不言遂實魯及之爾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穀梁傳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重而至之此

侵蔡伐楚不致侵者以伐楚事重策勲于廟故因

其實而志之也

葬許穆公 穆公羊作繆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 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斂 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兹公羊作慈後同覇國大夫會諸侯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左傳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戴伯即公孫茲叔牙子戴謚也

濤塗既執復帥江黄以伐之合七國之大夫以侵之修怨爲已甚矣伐楚之師陳實與焉其臣一謀之不協而陵暴之若此扵楚則責之略而待之恭扵陳則怒之深而報之過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五伯也

附録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食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起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甞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李炎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六

僖公

五年春

附錄左傳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為備故也 素察妖祥

逆為之備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必告乃書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不謹慎所為多寘薪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于中喪而慼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

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袪袂也遂出奔翟

公羊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傳 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斥指斥

申生自殺而斥言晉侯何也春秋之法有譏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皆直稱君殺端本清源以為後戒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殺得其罪故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

伯姬歸杞十三年耳其子必幼而以之來朝者盖是年杞惠公卒疑方有疾伯姬以子為魯之甥故攜之至魯令攝父行朝禮以豫託於魯也先王之

制童子侯不朝况諸侯之子幼而未誓於天子者

乎伯姬失婦道杞伯失夫道魯公失主道皆非也

故穀梁子曰参譏也

夏公孫兹如牟

左傳 夏公孫兹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

凡内朝聘皆曰如牟小國也桓十五年邾人牟人

葛人来朝自是邦交之禮無聞焉傳言兹因聘而

娶經不書常事故也先儒謂罪其託君命以遂其

私非也韓侯因覲而娶事列大雅則無悖於禮可知矣果罪之也則當明著其事今見於經者乃内大夫出聘之常詞而不書其娶何由知其託君命以遂私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公羊穀梁俱作首戴後同杜注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公羊傳 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

穀梁傳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言使天下曉然知其為至尊之儲貳至重所在非人臣比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王世子不得與諸侯列序也故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葵丘之會宰周公序諸侯之上與盟洮之王人同

例而不得與王世子之殊會同文者以世子之尊

非宰臣比也不書會齊侯者齊侯不敢為會主也

附録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宣仲轅濤塗故

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

吾助子請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畢設遂譖

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

年鄭殺申侯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 秋諸侯盟

公羊傳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塊然安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

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明王世子不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公之謹於禮也春秋常法會盟同地不再書其地此會盟同

地而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同心翊戴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顯明大義潛革姦萌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一匡之烈莫大於此春秋所以特文以著其美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

以少安周公宰孔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名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于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鄭伯書逃賤之也國君而匹夫行故惡之或曰名鄭伯以從楚王命也何惡乎鄭伯春秋以大義正天下謀定世子天下之公也名鄭從楚惠王之私也君能制命曰義臣能守命曰信制命非義而守之非所謂信也故春秋深罪鄭伯以示為人臣子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杜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湖廣蘄水縣有軑縣故城皆魏晉時弋陽郡境此楚滅國之始

左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道杜注道國在汝南安陽縣案安陽漢志作陽安應劭曰陽安縣有道亭今河南確山縣東北有陽安故城其南即道國也柏杜注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今縣屬河南汝寧府亭在縣西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弦子書奔不服於楚也不書名有興復之望焉其位蓋未絕也弦以恃齊不設備而亡桓不能救此楚人所以無忌馴至於伐黃滅江而為桓公霸業

之累與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輔為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

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讓國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大伯虞仲母弟號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號君名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之族從祖昆弟也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文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旅獒文也繄書作其言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物一而異用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宫之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杜注虢國都在弘農陜縣東南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

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虞所命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于地緼于晉也時虞已包裹屬于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虞虢之滅不見於經故三傳各為之說然舊史從赴告傳曰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舊史所不書孔子不得而益也虞虢之滅盖晉人修其祀而不以滅告而所告獨執虞公故舊史所書孔子無以易耳

六年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

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

罪也嬪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杜注鄭新密滎陽密縣今河南密縣東南有故密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密邑名鄭人所新築者不時城解經言新城之意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强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

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杜注楚地在南陽宛縣北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于後惟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　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　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　焚其櫬禮而命

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桓之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故書伐書圍乃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楚人圍許以救鄭與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同不書楚人救鄭而書諸侯之救許則楚罪明矣凡書救皆善之也書

遂救善之尤也救許乃繼事魯公㑹師本以伐鄭

告廟故歸仍以伐鄭致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来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鄭人逃義甘心即楚新城之役猶未悔禍齊爲是

復治之則罪在鄭也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後同小邾杜注邾之別封宋忠曰邾顔別封小子肥于郳為小邾子今山東滕縣嶧縣並有郳城樂史云郳城在丞縣文獻通考云郳城今沂州嶧即古丞地屬沂州據此二說則在嶧者為近

郳乃邾之别封齊桓請於王而進之命為小邾子始得王命而来朝杜預以為郳黎来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

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後之人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稱國以殺者罪鄭伯也已則逃盟不知自反而内忌信讒委罪執政其刑頗矣然則申侯無罪乎左氏載申侯初有寵于楚文王自楚奔鄭則不忘故國導鄭從楚理或有之故鄭伯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能說於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穀梁作寧毋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今山東魚臺縣東穀城鎮即其地

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攜離也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以鄭事齊如封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

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茍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以大義為辭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

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

穀梁傳衣裳之會也

按周禮大行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各有職貢及周之衰諸侯惰慢齊桓為衣裳之會總率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於天子又能納管仲之言却子華之請首止葵丘而外

甯母之盟為盛矣據左氏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又曰齊侯辭焉似子華未與盟而三傳經文皆有鄭世子華豈齊桓但却子華内臣之請而未嘗拒之使不與盟與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附錄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王之子也有寵于惠后惠后欲立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為八年盟洮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洮杜注曹地今山東濮州西南有洮城

左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定位

公羊傳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也

穀梁傳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汋血而與之

王人微者而序乎諸侯之上重王命也王臣與列國同盟諸侯之抗也而於是盟則無譏焉蓋襄王告難于齊本欲藉侯伯之權以鎮撫王室桓公大合諸侯同心翊戴而推王人以莅斯盟俾以微者而列天下公侯之上則子帶之黨不覺震懾而輯其邪心矣此桓公之以大義行權而不悖乎經也乞者卑遜以屈之詞鄭伯始而逃歸今則乞盟直書其事以見其不明於義而自取愧辱也

夏狄伐晉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采桑杜注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在今山西寧鄉縣西大河津濟處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

齊桓嘗存邢衛而不能挫狄師晉恃彊且遠不與齊合故狄無所忌而伐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公羊傳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柰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

穀梁傳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

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君以為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不得不以夫人書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說其事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姓氏以明君之非正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言夫人

禮不王不禘故程子以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聖人因事而書以見其非禮使於禮無違則

當書大事而不書禘矣致夫人之說三傳各異劉向祖穀梁而胡氏從之盖成風也致者用夫人之禮見於廟而正位號也以私恩崇其母於大廟則輕宗廟矣故不稱姓氏以深貶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冬王人来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附錄左傳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襄公庶兄子魚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説卒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御公羊穀梁作禦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在喪未葬也小童王自稱之辭公侯曰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不書葬魯不會也宋襄方出會葵丘葬禮遂簡故諸侯亦不遣人往會爾公羊以為為襄公諱豈有魯史而為宋諱之義乎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葵丘杜注陳留外黄縣東有葵丘釋例曰宋地也在今河南考城縣東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是二王之後禮得賜之今賜齊侯尊之比二王後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顔咫尺言天鑒察

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自堂下受胙于堂上

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宰周公冢宰而兼三公也以冢宰而兼三公其職

任重矣乃與諸侯列序而不得與王世子之殊會同天澤之義也凡諸侯在喪而出會以喪服行者稱子以吉服行者稱爵宋子與會君子以為無哀而在齊桓亦為過舉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昏禮曰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

穀梁傳内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

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伯姬未嫁何以書卒在禮女子許嫁以成人之喪治之許嫁於諸侯故不以殤禮降也其為諸侯之媵與嫁於世子大夫者則不書湯伯姬子叔姬之類是也惟紀叔姬之卒以執節故特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人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在察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

公羊傳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亢陽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

備之也（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故備日美之）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毋雍泉（雍塞也專水利以障谷）毋訖糴（訖止也謂貯粟）毋易樹子（樹子嫡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女正位于內）

齊桓尊王之實事於三會見之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正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遏亂萌今會葵丘以明王禁而垂大法故孟子稱葵丘五命以為桓公盛事而春秋再書其地以美之也嗣王初

立羣小尚懷異心而大合諸侯申嚴王禁首以誅不孝毋易樹子命焉是以王子帶之黨終桓公之世不敢為非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公羊作甲戌　詭諸左氏作佹諸）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弑）

左傳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稺與諸子懸藐）辱在大夫其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憾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荀叔荀息也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

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于申生等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　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之缺失難治甚于白圭荀息有焉

公羊傳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自謂身為君父廢立惟其所欲臣民莫敢不從也今獻公甫卒奚齊立而里克殺之春秋不曰弑君而曰殺其君之子者明國人不子也其君自子之而國人不以為子蓋天理根於人心不可滅息也公羊氏以未踰年為義按齊舍亦未踰年而不書君之子則其說

不可通矣

附錄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杜注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今山西臨汾縣東高梁都地名梁墟是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援則無讎釁易出易入以微勸秦也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鬬不過

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僭賊則可為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故曰

魚氏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六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七

僖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盟柯以後莊公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幾二十年葢桓公霸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今僖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勢益張諸侯不朝周而朝霸主自此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于溫故曰溫子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叛王事在莊十九年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弦江黄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能救以其遠也溫乃畿内之國而狄滅之諸侯坐視不救所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卓公羊作卓子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國人不子之義已見於奚齊之死故於卓正其君臣之名以著里克弒逆之罪也驪姬作難所難者里克耳使克明於大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聞優施之言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驪姬之謀未必不懈使獻公終不能寤而殺申生則以死徇之大臣匡君師傅受子之義交盡矣乃以中立求免固讒賊之謀速申生之死克尚有人心哉故正其弒君之罪以示人臣遭遇國

難求生避禍以陷於大惡而終亦不免於死亡者

先儒有言為人臣子而不明於春秋之義必陷簒

弑之誅死罪之名豈不信與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

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

不食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

驪姬者國色也其顔色一國之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

可謂不食其言矣

穀梁傳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荀息從君於昏而春秋以死節書比於孔父仇牧何也人情於死生之際每至奪其本心甘棄名義而不顧息之不食其言亦足以愧天下受寄託之任而背之者矣故進之以甚苟免之惡也使荀息初聞獻公廢立之命即能以大義爭之使知變易國常非所以全二子則其義益高其功益遠左氏

引白圭之詩蓋嘉息之不食其言而深惜其始言之玷也司馬光之論篤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或曰即山戎或曰非也當時患有大於戎者狄滅溫楚滅弦圍許舍此不圖而從事於戎是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亦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于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與里克俱死

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

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踊豫也獻公殺申生文公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絶還入爲簒文公功足以弇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懐公出文公入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母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

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来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宫宫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来曰吾苦飢世子之宫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来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

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遅于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

又將殺我也

里克既負弒君之罪晉人殺之則當從州吁無知之例為討賊之詞乃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始以賂求既而背之又懼其意在重耳而假詞以殺之非能為二孺子討賊也

秋七月。

附錄左傳晉侯改葬共太子共太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新城

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敝敗也韓杜注晉地今屬陝西西安府地名韓原丕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霰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春秋書大雨雪者三在隱則以日書在桓則以月書此以時書周之冬酉戌亥月也是時隂結而未凝故以大雨雪為異

附錄左傳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名三子 泠至秦大夫 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宫山祁皆里丕

之黨也〔祁舉晉大夫七輿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每乘一大夫主之七子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大主秦也小怨里丕〕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丕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避禍也為明年晉殺丕鄭傳〕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今年〕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丕鄭言于秦伯欲出晉君則信有罪矣曷

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鄭非弑君之賊也惠公徒以其異已而殺之則殺之不以罪觀平鄭之事則里克之死出於惠公之私而非以討賊益明矣其稱國者譏罪用事之臣不能格君心之非而賛其濫刑以危國也

附録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召武公周卿士内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見於經合禮故也夫人於傳無考而按其時代當為桓公之女可以歸寧不可以與會公稔知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桓公親見兩國之事亦苟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厠於其間桓公之志益怠業益衰至楚人滅黃而

不能救於是可徵矣

附錄左傳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揚拒泉皋杜注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今河南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亭也伊雒之戎杜注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名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龍見而雩常事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為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

冬楚人伐黄

左傳　黄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黄黄人恃齊故

貫之盟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既知力不能救乃與之盟以怒楚而速其亡桓公之處心不仁而制事亦失理矣故春秋於弦温之滅皆不書伐而黄獨書伐以示告命既至效死固守更歴三時援絶勢窮而上下

同力以就滅為可哀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

附録左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為明年春狄侵衛傳

夏楚人滅黄

左傳黄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郢楚都夏楚滅黄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

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謂諸侯宗之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興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能死社稷猶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禮稱寓公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而死於

其位是謂得正而㲄於事為不韋於禮為無愆公羊氏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若江黄二國是矣

秋七月

附録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名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

皆上卿也若節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春秋之初狄最盛彊桓公雖救邢衛未嘗親與敵戰今見楚人滅黄而齊不能救是以復逞志於衛明年侵鄭逼近王都而淮夷亦来病杞盖霸者以力假仁其心不能有勤而無怠故其業必至初盛而終衰觀春秋所書則知仲尼之徒所以不道桓文之事也

附録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

未忘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杜注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隸開州東南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致諸侯戍卒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鹹之會謀城杞也城杞之諸侯即在會者凡土功龍見而戒事夏之二月周之四月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日至夏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故會在今年之夏明年春始城之正合土功之時盖諸侯受功於會旋返其國至明年春始各就功役耳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觀友之聘則齊侯在國明矣以是知諸侯咸返其

國也

附録

左傳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杜注秦國都今陝西鳳翔縣南有古雍城絳杜注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

雍臨渭絳臨汾從渭水運入河汾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杜注杞邑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瓚曰春秋謂之緣陵是也其故城在樂昌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未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患不終也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盖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不書城杞杞未遷也齊桓之城三國書辭各異邪

以自遷為文則其國尚存無專封之嫌故再序三國之師以見得救患恤鄰之義也楚丘之城則衛已滅而復封之其功雖大其事尤專故没諸侯而不書以責其不禀王命也至於緣陵之城則淮夷病杞諸侯城而遷之其功不若楚丘之大其事亦不若楚丘之專故直書諸侯而不序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於此可見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鄫穀梁作繒後同杜注鄫

國琅琊鄫縣今山東嶧縣東有鄫城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言為季姬所使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范甯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

未必然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故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但季姬不繫於鄫乃女子未嫁之稱且遇者邂逅之辭夫婦相會不宜言遇又明年宜書鄫季姬歸而曰季姬歸于鄫義皆未安姑並存以俟參考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杜注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今沙鹿山在直隸元城縣東其西有沙鹿城

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于山為鹿鹿山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國主山川山川之變咎歸國君此年沙鹿崩明年晉侯見獲於秦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志物

之反常使人恐懼修省之義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穀梁傳 諸侯時卒惡之也

附録左傳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慶鄭晉大夫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虢射惠公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慶鄭曰棄信背鄰

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周官行人職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此周之舊典也王制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僖公十年朝齊此年又朝齊蓋用五年一朝之禮直同於事天子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羊作率。後同。牡丘杜注地名闕。今聊城縣東北有牡丘。或云即春秋會盟處。匡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孟穆伯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穀梁傳 兵車之會也 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善救徐也

徐嘗為齊取舒以披楚之與國故楚人滅黄之後嗣事於徐是徐為齊受師也况楚人憑陵東夏其勢漸張援徐以遏其鋒當如救焚拯溺且青徐地接無餽餉越險之難桓公乃逡巡牡丘遂止于匡而使大夫救徐何其志之衰氣之餒也以霸主合七國之君尚畏楚而不敢前諸大夫之志能毋怯

士衆之氣尚可鼓乎用此知帝王之道至誠無息故盛德大業克保於終霸者假仁義以為名則始勤終怠德衰而業亦隳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隨州北有厲山厲鄉在山下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大夫救徐楚師不退故二師復伐厲救之

厲介徐楚之閒乃楚與國兵法攻所必救伐厲以救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知厲非楚所必救矣用師而漫無成算無怪其威頓而勢屈也

八月螽公羊作蠓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春秋於魯君歸國而以會致者始此公自正月如

齊因會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俟大夫之救徐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慝惡也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晝日而冥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季

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祧遠廟稱祧諸侯五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三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士二曰考廟王考廟士上士也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明天人相感

之義也大夫之家廟震事甚微細而聖人不削謹天變也夷謚伯字在禮大夫既歿雖言於君所稱謚若字故史冊因之與始卒稱名異劉敞之說非也

冬宋人伐曹

左傳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曹嘗從齊伐宋宋人憾焉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伐之宋襄固為不義而自齊桓

荆霸諸侯無私爭者垂三十年至此不能制諸侯之侵伐即桓德之衰可見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杜注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在今江南虹縣東北

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

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

楚人越千里以攻徐齊桓統七國之師畏楚而不敢進春秋書諸侯盟次大夫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

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其情具見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獻武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虢略杜注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今河南嵩縣境是也南及華山華山杜注在弘農華陰縣西南今屬陝西西安府

内及解梁城解梁城杜注河東解縣今山西臨晉縣東南有解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秦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詰之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三去猶易所謂三驅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喻晉惠公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内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

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秦三敗晉師遂從之及于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步揚御戎（步揚郤犨之父）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

僨興外強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于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于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

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以示憂慼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

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以至言至于已甚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必履柴乃得通使以免服衰絰逆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逆秦伯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

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杜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今陝西鄠縣東有鄠宮又東有靈圃圃中有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任當也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公子縶秦大夫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

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曰〔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始禍無怙亂〔怙恃人亂為已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郤乞晉大夫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且召之〔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于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于是乎作爰田〔爰易也言分公田之稅舊應入公者改易與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

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謂大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

西鄰青言不可償也兌西方也兌為口舌以兌從震是口舌雷動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羸敗姬震為雷為木離為火木者火之母火動熾而焚木女嫁反害母家之象故曰為羸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輹車下縛也震為車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外近在宗邑丘猶邑也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震木離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于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此子

圉質秦之象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圉婦懷嬴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杜注晉地在平陽府楊氏縣西南今山西臨汾縣梁墟是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先君敗德致公及此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何益于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邪惡

非天所降傳沓面語背相憎疾主于競逐為惡者由人耳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于陰故曰陰飴甥今山西霍州呂鄉有陰地村王城杜注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在今陝西朝邑縣東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謂慶鄭曰（蛾析晉大夫）盍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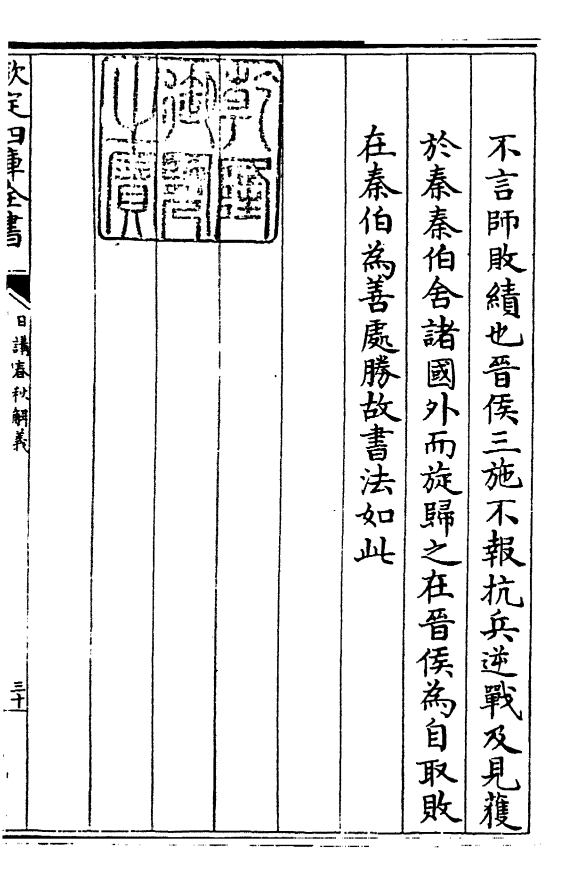
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宋世家云紂親戚也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征賦也河東即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不書以歸未至其國都也不書師敗績君重於師故君獲

不言師敗績也晉侯三施不報抗兵逆戰及見獲於秦秦伯舍諸國外而旋歸之在晉侯為自取敗在秦伯為善處勝故書法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七